

烟台故事

母官都村名之谜

沙向阳 撰文/供图

母官都,也称木官都。一个村名,为什么叫“母官都”呢?个中原委,莫衷一是,连世代居住于村里的老人也说不清道不明。关于母官都的传说,倒有一箩筐。

母官都村位于蓬莱大辛店镇东北七公里处,牟黄路的北侧。村里现有190多户,480多人,耕地1200亩,有呼、宋、杨、潘、柳、王、张、窦、姚、隋、陈、吕、赵等十几个姓氏,以呼、宋两姓居多。

村民呼守良所存《呼氏祖谱》(清同治十三年版)里,有一段碑文,简要地记述了呼氏家族的来龙去脉与祖上功德。碑文铭载:“莫为之后,虽盛弗传。家声丕振三百余年。(作者

说起“母官都”村名,过去民间流传较盛的说法是,当年朝廷曾在北面的费县村设立县城,同时选中此村,设立都保,并以女官领衔,管辖此都,故称之为“母官都”。后来费县被废了,女官坐守此都的计划也流产了,因而留下了“费县”和“母官都”两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古老村名。

据清《山东考古录》卷十一“登州府上·蓬莱”记载:“齐牟平故城,在县东南□□(60)里。今废县社,俗作‘废现’。”历史典籍记载纷杂,齐、汉牟平城相混淆,但对汉牟平城故址,均未确指。蓬莱城东南三十公里的潮水镇费县村一带,古称“废县”,地处挂山之阳的冲积平原,今费县3村、周边富阳5村,均分布着大量汉墓,其东北泊子村、正东峰山冷家,亦存数十座高规格汉墓,有精致纹饰墓门石、字纹砖存世。《登州府志》《蓬莱县志》亦多有记载,费县“废”后,初称“废现(县)”,清道光年间才改为费县。费县(今东、中、西三

母官都的村名由来,至今莫衷一是。邻村大呼家的《丛氏祖谱》、大迟家的《迟氏族谱》里,均有族人与母官都呼氏、宋氏联姻的历史记录。其中所载村名,均以“木官都”记之。这两份族谱都是清代所撰,是先人的笔误,还是另有玄机?

再看民国版的《蓬莱县志》及民国时期的行政区划版图,所载村名也多是“木官都”。到底是“母”还是“木”?是个谜团,有待进一步探究。

在母官都村的东北角,古时曾有一座两丈多高的汉冢,东塔也有两座汉冢,村周围有多处汉墓。上世纪70年代整

注:指当时修谱时间,在清同治十三年,距今已是四百多年。)文德欲耀,武功开先。冀北名远,江东化宣。凯歌奏绩,福禄绵延。”字里行间,彰显了呼氏祖先的文治武功及履历荣耀。呼氏祠堂的楹联“累世立业文兼武,百代存心孝与忠”,也充分体现了呼氏族人忠孝传家的古训与功德。

谱中续载:“始祖呼公为卿,大明正德癸卯举人,嘉靖癸丑进士,官至户部主事”;七

村)东至泊子,南邻蔡家,西南大迟家,母官都等数十里的广袤村庄,出土的大量汉墓、汉冢,充分证实了两千年前的古国旧都确实落籍于此。

民间另有望文生义的说法——说唐代女皇武则天,开女科,考女官,村庄出了个女状元,村民为之建都,称谓“母官”因此得名。此说实属无稽之谈。据专家考证,中国的科举制度,源于隋,止于清。前后历时1282年之久,有真姓名实的文武状元共839位,却没有一位女状元。而在太平天国时期,号称天王的洪秀全,确实曾在天京(今南京)开女科,搞了一场三百女子的科考秀,江南美女傅善祥高居榜首,号称“但见街头巷尾中,众口连呼傅状元”。但有考证认为,囿于历史时况及地域的局限,其实傅善祥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女状元,就是勉强算上,也与母官都毫无干系。

据村里长老世代传称,有段较为真实的民间史话,与“母官都”的村名确有些许历

史渊源。传说,在原来的古老山村前有一条河沟,古称“托母沟”,沟上架有一座石桥,传为“母子桥”。这座石桥一直沿用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才被现代化的宽阔水泥大桥取而代之。村前先辈皆依沟而居,曾有母子二人相依为命。他们心地善良,为了方便乡亲过沟往来,母子二人历时多年,携手垒起了一座石桥。石桥一用就是数百年,此桥被村民们誉为“母子桥”,传名至今。当年,母亲为了让儿子博取功名,自己含辛茹苦、节衣缩食,来供儿子专心读书。儿子也不辱母命,品学兼优,成为当地有名的才子。大考之年,儿子进京赶考,临行之前,不放心年迈的老母,将老人托付于众乡亲代为照顾,才惜别而去。未曾想,儿子科举得中,衣锦还乡;母亲却不禁风寒,撒手人寰。儿子痛不欲生,弃官守灵,以寄哀思,并且在村东修筑了“老母庙”,祭奠亡灵。古庙在民间香火甚旺,村民俗称为“南庙”或“老母奶

为碑,以昭后世:“……村南河沟,古名‘托母沟’。传称,有母子依沟居住,并架石桥,便民通行,古称‘母子桥’。老母节衣缩食,供儿求学;子圆母梦,考取功名;衣锦还乡之际,老母却因病辞世。孝子辞官守灵,并募捐修庙,祭祀‘泰山老母’,奉为‘圣母、母官’。母爱天下,孝传千古,故享名母官之都。呼氏始祖,于明代成化年间,自冀北迁来;宋氏始祖,于明末自文登大水泊宋家迁来;其他姓氏,陆续相聚一村,世代和睦相处,共同繁荣发展,特此勒碑铭记。”

近年,村委干部为了不忘乡愁,铭记村史渊源,弘扬传统文化,特邀笔者撰文,勒石



母官都村村碑

乡村记忆

地窖子

刘宗俊

七月,一年之中最为炎热的时候到了,孩子们心心念念的暑假也开始了。现在的孩子过暑假的方式各式各样:有参加各种夏令营的,有报团参加研学游的……内容丰富多样,怎么玩得嗨就怎么玩。回想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的我,小时候除了寒假外,放假基本上都与收获农作物有关:麦假是为了收玉米、高粱、花生、大豆等,暑假虽说是假,实际上也要拔猪菜、挖药材、割青草沤肥、捡牙膏皮等废品卖给供销社……

你若问现在的孩子,地窖子是什么,他们肯定会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茫然不知。但对我们来说,那是刻印在脑海中再熟悉不过的地方,它伴随着我们童年的成长,是夏日消暑的好去处。

那时候,适合孩子们玩的地方真不多,女孩子玩跳方、跳绳,男孩子们玩骑马打仗、掰手腕,紧邻村南打麦场的地窖子是我们这些半大小子们最愿意去的地方之一。地窖子是半地下的,冬暖夏凉。当时生产队有副业组,由会编筐编篓子的男人和有编草辫特长的大姑娘小媳妇组成。农闲季节,他们在这里挣工分。筐和篓子除了生产队用之外,也可以送到公社杂货店售卖换钱。地窖子是村里除了合作社以外,另一处人气旺盛的所在。山南的、海北的、荤的、素的,都可以当作消遣解闷的谈资在这里发布,在嘻嘻哈哈的嬉笑中解除了生活的烦闷和苦恼。我二叔会编筐的手艺,编筐、编篓、编网包不在话下。我和堂弟经常去地窖子玩,大人们在忙着编筐,我们这些小孩子在旁边玩拾巴骨、玩印有圆形图案的动物纸牌。

地窖子旁边是一处沤条子的大湾,条子湾里栽有荷花,夏季荷花盛开,也成为村民赏花观景的一处所在。

家长们吃饭时不见我们的影子,就一路叫着我们的小名寻到地窖子里来了,生气的时候也会揪着我们的耳朵,用笤帚或鞋底狠狠地打屁股。为什么生这么大的气呢?不为别的,就是担心我们这些小孩子玩疯了掉到条子湾里。以往有过这样的事,幸亏人们发现得早,把落水的孩子救上来了。

如今,地窖子和条子湾早已不在,我只有在脑海里寻觅那逝去的童年和悠悠往事。

启、承、文(全、金)、天(思)、云、兆、官、振、守(忠)、义、功、勋(勋)远”等十余代人。

宋氏传称,其祖先于明末自文登大水泊宋家迁来。始祖兄弟三人,到蓬莱之后,分别落户于本村及小宋家、费东(原费县东村)。兄弟同源,辈分不变。传世至今,已有“……居、得(德)、士、孚、庆、善”等十六代人。呼和宋是村里的两大姓氏,支撑起村庄的主要历史根脉。

奶”庙。这段传说较贴地气,老母庙是民间俗称,实际供奉的是泰山老母,雅称“碧霞元君”。史载,宋真宗祭拜泰山,得玉女,始封“天仙玉女、碧霞元君”,奉为神明。明代的《东岳碧霞字碑》文:“元君能为众生造福,如其愿……”成为民间百姓有求必应、无所不能的女神。“圣母”“母官”由此得名,盛传于民间。

关于“都”的由来,据《左传·隐公元年》云:都,为先王之制,设为城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为都”。由此可联想,村庄既有先君老母之宗庙,又有玉女碧霞之“母官”,由此得名“母官都”,亦合情理。另据明朝泰昌版《登州府志》记载:“论曰,古之立乡都,无非联民蓄众之意……所以相邻按郡属邑有八,分民分土,各有乡都。”此后,乡、都、保作为同一级基层单位,列入地方的行政区划,沿袭到新中国成立之前。由此可见,“都”类同于当今乡镇的行政区划单位名称。

三丈,径围两搂,依旧生机盎然。民间有诗云:“庙毁古槐在,顶天立尘埃。护村佑黎民,传世数百载。”

据《蓬莱民政志》记载:在解放战争时期,蓬莱“崮山区母官都村民于1948年11月参加淮海战役的支前作战,由解放军十三纵授予‘支前模范排’的荣誉称号”,见证了母官都村民为了新中国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为村庄的革命历史谱写了光彩灿烂的一页。

近年,村委干部为了不忘乡愁,铭记村史渊源,弘扬传统文化,特邀笔者撰文,勒石